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卷一萬六千二百四十二

集部

秋澗集卷八十六

元 王惲 撰

烏臺筆補

廉平章廉能合復用狀

蓋聞進賢受上賞蔽賢蒙顯戮古之通論也伏見中書平章政事廉希憲忠誠衛社孝友名家久侍禁闈常深委使而又疾惡如讐進賢若渴爰自中統初年奉將天威仗鉞陝右其奮不顧身弭伏禍亂致寬西顧之憂而

謀猷忠壯蓋素所蓄積也及歸治裝琴書之外一無長物可謂廉矣既而平章中省前後七年益勵忠貞之節殊深端揆之方其於贊襄不為無補邇者罷政就列祇緣新制不聞過愆今也未及踰年卧病數月生理蕭然恬焉自若雖斛律光之忠亮無他魏尚允之清苦自守無以過此誠清白之相乃有為之材也今年方彊仕似未宜置之散地使後事功方今川蜀未得其人襄陽旅拒不下倘起而用之使當一面必能收取實効不效則

治某以冒妄之罪誠所甘心焉

乞尚書柴楨北遷事狀

竊見雲南王府衛行六部尚書柴楨賦性良能為人簡重嚮總西曹殊深雅望久承簡在之恩宜處腹心之地自居大理將及五年今體訪得王府既還無所事事至於彼方上設宣撫下有管民等官仰賴天威足以鎮撫其柴楨等一行官吏廿餘人似不宜久置遐荒坐老志節使智能之士不得樹功業於明時誠可惜也近又於

奉使張廷珍處問知本官身雖無恙鬚髮盡白乃心王室無日不在興言未竟涕泗交零中外聞者莫不慨歎昔班定遠哀請臣不敢望到酒泉得生入玉關足矣古今雖殊其於臣子戀闕之心一也兼楨母在堂年逾八十使母子形影相弔於萬里之外又可憫也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如楨者倘蒙矜憫詔賜北還如是豈獨不遺材於絕域抑使忠孝之道得兩全於君親亦激勸臣子之一端也

論高明奔母喪事狀

今體訪得戶部員外郎高明為母訃至已經詣告未蒙  
明降輒即奔赴致省堂怪責遂差官馳海貴馬前去追  
鎖似欲以違錯加罪為此參詳得若以公廢私純孝之  
人難以存處若因孝獲罪使為人子者聞父母之喪皆  
不敢奔赴是有司教人以不孝何以法為唯其兩者之  
間未有定例使澆薄之徒轉無顧忌孝行之士愈惑所  
守照得舊例斬齊衰三年者並聽解官其品官任流外

職及吏員司吏諸局分承應人遭喪卒哭百日令復職  
願終制者聽聞喪者並聽奔赴今凡諸職官遭父母之  
喪其有告詣奔赴及願終制者如抑而不從恐傷孝子  
之心伏乞省部比及通行定奪已來合無量職務繁簡  
權宜定制或以卒哭為期或見新月復職外據自願解  
官終制之人一從所請兼憲臺以肅清風俗為首務而  
古者明王以要道治天下無重於此據此合行具呈

彈周咬兒羅魏子等事狀

伏見近緣災異減斷囚徒所以詳刑用回和氣故選差  
朝官宣明至意審理冤滯惟恤惟欽期於允當今體訪  
得某人處心殘忍悖法亂行以重為輕當出復入如滑  
州周咬兒打死馬大事詳其造意止緣將妻枉道慮有  
非為曾不詳審詔條輒以圖財論殺又驅奴孫佛寶并  
妻羅魏子於淇州郭家店內同謀親手將本使王二殺  
死雖佛寶在逃未獲其追會准服已是完備自合依奉  
詔條斟酌舊例不分首從論決却將羅魏子同雜犯決



訖止四十七下分付本家收管竊詳一事既垂寬大之恩尤失重輕之義是見處心邪枉悖法亂行非惟反戾天地之和氣使魂冤魄苦生死兩傷胡可追悔據逐節事理大屬違枉合行彈劾乞依法論罪以慰死者

論左丞許公退位奏狀

臣聞賢者化之本雲者雨之具得賢而不用猶久陰而不雨也伏惟中書省禮樂刑政紀綱號令之所出誠朝廷之大柄中外之繫望也承轄之位不宜用非其人使

曠天職伏見左丞許公衡師心大學養氣至剛獨立危  
言清苦自守挺然有蹇蹇匪躬之操方之古人不可多  
得其自立中省迄今十有二年前後相臣如衡竭盡者  
多矣未若許之切直敢言不以榮貴為心者本官正以  
遭不世之遇當有為之時十餘年間恩禮隆重爰自布  
衣擢置相位計其初心有盡瘁報國而已然自輔政以  
來雖中間有所建明未聞以次施行者以為處任重責  
深之地無涓埃補報之功夙夜思惟自慙焉用是憂惶

疾日增劇今者恐久妨賢路故卧病不出哀懇求退至  
於再三揆度其情恐不特血氣為病耳伏惟皇帝陛下  
聖智天臨明燭萬里求治之心亟若飢渴一旦得臣如  
此夫復何求且君聖則臣直虎嘯則風冽氣所感召理  
之固然若是則國家之福天下之幸也如左丞許公者  
伏乞時加體貌置彼論思厥使展盡底蘊以荅恩私其  
於謀主體斷國論必能進盡忠言有所廣益以慰中外  
之望誠未宜聽其去位以塞忠諫之路也臣職當言責

觸冒忌諱惟陛下留神省察

論司獄官合行條理事狀

伏見比者隨路設置司獄官三十餘員其品與祿不為  
微薄足見朝廷重惜人命哀矜庶獄之至意也又照得  
省部郎日以五事考課親民官政治能否獨不見降到  
獄官合行條件竊恐中間不為用心勾當有名無實緣  
狴犴之間人命所繫若未經鞫問及抵法以前或因病  
失所非理死傷者其間縱有冤濫當宥之人胡可追悔

此與殺之何殊檢會故典漢宣帝地節四年詔曰今繫囚或以笞掠及飢寒瘐死獄中者朕甚痛焉其令郡國歲上繫囚若笞掠及瘐死者丞相御史深殿最以聞今卑職參詳隨路輕重罪囚一歲中常不下有五七百人且冬夏二季又為苦月其或溫涼失所飲食非時藥不當病非理死傷者固亦不少今獄官雖備恐只以無合行條令罔知所恤不過囹圄約束卒吏無致疎虞而已如此是與朝廷矜恤至意大相乖違徒月費俸鈔養閒

人資歷也此與不設何異以某愚見今後兩省宜酌古  
準今講究獄官合行條件使知所守定為格例付下各  
路施行如本官任滿日仰總管府以憑考較優劣復令  
按察司體察相同申臺呈省用之陞黜以表能否庶望  
獄官任內盡心勾當不致非理囚禁因循損傷人命上  
以副朝廷哀矜至意下以感召陰陽之和以消災蠶之  
氣亦聖代善政之一端也外據囚糧醫藥燒具窠簞等  
物所在官司須管按月依例給付却不得因而致有關

卷八十六  
乏據此合行具呈

太廟行禮早晏事狀

竊惟祭禮以嚴敬為主兼質明行事清朝而徹古今之通禮也伏見今歲太宮大祀自十七日夜二更以來行禮至明日辰時方纔罷撤計其漏刻幾於一日以致老者不勝其疲壯者委頓於地所謂有司跛倚臨事雖有彊力之容肅敬之心因倦怠而不存於中矣且祭而忘敬鐘鼓玉帛似為虛陳彼執事者却因怠失儀從而得

罪是又不可甚矣參詳合無將規行禮文令尚書禮部與太常寺官重行講議中間節文輕重升降遲速因仍損益使各得攸宜以新一代之典永為定例則禮容精意兩有餘裕顧不盛歟據此合行具呈

乞權免大名等路今秋帶納中都遠倉腳錢糧  
事狀

竊見大名彰德衛輝懷孟等路蝗旱連年闕食者衆嗷嗷告困至今不絕即日又令五路百姓起運官糧十萬



餘石限其一月中赴新城交納每石雖官支腳價貳兩

貳錢其實難以覈計據各路所該糧數官司盡付樁配  
民間轉令僱腳搬載今體訪得每石不下五兩有餘方  
纔可運一石兼大河以南千里蕭條人烟斷絕人牛車  
仗冬月寒苦至於餽糧芻料又須負戴往返三千餘里  
其間生受姑置不問而近倉稅石及帶納中都達倉腳  
錢糧數亦以常例三限管得依期閉納如此督迫人將  
何以聊生叅詳上項事理除官支腳錢外每石百姓又

費二兩有餘今畧舉大名現運四萬五千餘石扣筭據  
百姓餘外所費二兩之數且該米兩石為率是使百姓  
已納十三萬石到官比附本路遠倉脚錢糧數四萬九  
千餘石已出一倍之上今者更要百姓帶納之數委是  
重併以某愚見合無將今歲五路帶納遠倉脚錢稅糧  
權行蠲免外據近倉稅石更為寬轉限次送納且令百  
姓併力以供新城陸運且優於辦集且兵法有云國之  
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由此而觀當國計者誠

宜深思遠慮念遠輸之勞傷百姓之困使民力有餘不致展轉告損貧乏似為便當

舉崔國華充省掾狀

竊見樞密院前官吏人等往往以貪墨敗黜其令史崔國華者練習吏事通曉譯言既慎所守又以能聞自照刷來隨房例有違錯而國華無一事經問者其掌行簿牘精詳舉皆可觀竊詳身居吏職能自振潔夙夜在公罔累所舉

史丞相保

理宜加異以勸方來合無將崔國華轉

補省掾倘試諸艱可收實效非唯於廉污之間黜陟並行抑亦明公道而勉事功也

論明經保舉等科目狀

今體訪尚書省批送禮部同翰林院官講議科舉事省擬將詞賦罷黜止用經義明經等科其舉子須品官保舉之人然後許試夫如是恐事出非常中外失望竊惟科舉之法上自隋唐迄於宋金數百年之間千萬人之衆講究亦云詳矣如餘科或廢獨賦義策論取士而不

去者蓋以經史道備格律精當至公無私而又可常故也故前人目為將相科如宋之韓范歐富金之高石俟胥皆其選也其保舉在宋諸公雖魯建議令官舉歲貢以三百年尚文之世尚莫能行況權輿於今日乎叅詳若依上項所擬將見公道掃地關節大行上下成風相率諛偽其弊有不可勝言者矣且品流之人若果實人材雖出一切科目不害為通使特達之士何獨詞賦無益於學者治道哉至明經設科正使天下之人舍精就

簡去難從易不出手抄義疏口誦集解心熟箋註其規模不出帖經口試殆童子荅默義之法耳至有兀兀窮年白首一經餘不暇及者必欲絕去箋疏斷以已意使微辭奧義超越於道學諸儒之上亦已難矣由是而觀反不若賦義之淹貫經史扣擊諸子詞理文采兼備之為愈也故唐人有進士百一二明經十二三之謠宋人亦云焚香禮進士撤幕待經生足見經生為易而進士為貴為難矣此王安石之所以創經義而革明經之輕

且泛也外據保舉等事論者不過士不官舉雖盜賊倡  
優皆得舉進士則賢不肖混淆無以別矣曾不念亡金  
舉法如十惡倡優奸盜充吏犯贓至徒等人明有結罪  
條理倘舉而行加其詳密可也不然則草野遺賢閭閻  
寒士將終身陸沈不復進用於明時矣且以故事數之  
又有甚可慮者昔唐楊國忠子楊暄舉明經科學術荒  
陋文不中格禮部侍郎達奚珣畏國忠權勢遣其子先  
白國忠云郎君所試不中程文然亦不敢落也又楊汝

士與錢徽掌貢舉段文昌李紳各以書屬所善進士於徽及榜出文昌紳所屬皆不預焉及第者裴度之子李宗閔之婿楊汝士之弟或曰今歲取士不公皆子弟無藝以關節得之上命王起覆試果黜十餘人貶錢徽宗閔汝士由是而觀其明經保舉亦有未便於時者茲非明驗歟以某愚見其詞賦宜公然集議不可遽去其保舉之法歷行不克終徒為紛紜之變耳當今之務惟以多得人材以備任用為急據科目之先後人材之速得



已經具呈

建國號事狀

伏見自古有天下之君莫不首建國號以明肇基之始  
方今元雖紀而號未立蓋未有舉行之者是大闕然欽  
惟聖朝統接三五以堂堂數萬里之區宇垂六十年大  
號未立何以威仰萬方昭示後世愚以為國之號宜下  
公卿大臣及五品以上官集議閣下則天下幸甚  
彈西夏中興路按察使高智耀不當狀

竊惟按察司所行輕則彈劾奸邪重則抑按暴亂為使  
者務要剛明知體臨事有為故風采所加百城震肅今  
體得西夏中興路提刑按察兼勸農使高智耀資性罷  
輒不聞有為事佛敬僧乃其所樂迹其心行一有髮僧  
耳既乏風憲之材難處搏擊之任兼河西土俗大半僧  
祇初聞智耀來官已為望風輕易故理任以來所行淹  
阻畧不見彈欲望宣明教化問民疾苦鎮靜一道難矣  
哉如近者習良和尚等事此其驗也合無別選材能以

代厥職不然雖復別有區處既非其人恐終不能震疊  
不惟虧損朝廷威重使五郡冤抑之民一經赴愬彼疆  
暴者加怨前時而平民轉罹殃咎其或使之彊為因而  
別生事端尤為未便叅詳至此擇人而代似不宜緩據  
此合行糾呈

論立睦親事狀

書云平章百姓以親九族此帝堯致治之先務也今國  
家聖子神孫碩大蕃衍維城維藩固若磐石宜請立睦

親府選懿親中尊王之賢重者一人判大宗正事使之  
敦睦宗屬奉承王命庶幾於變時雍民德歸厚矣

論屯田五利事狀

南北之勢我可以取彼此必然之理也然餽餉轉輸古  
無良法止有屯田待以歲月為古今上策耳朝廷往年  
已曾施行不數年積穀幾至百萬若行至於今其利有  
不勝計者蓋兵食足民無轉輸之勞邊有備官無和糴  
之弊兼自古議征不庭莫不留兵在田而後收必勝之

道今者宋人出沒不時止恃山林隘阻雖云深入如涉  
虛境今者如復令邊民分地雜耕上自鈞化下至蔡息  
不數年剪去荒惡蕩為耕野一利也民則什什伍伍相  
望三時種藝甲兵在旁彼欲內寇野戰實非所長復欲  
伺便鼠竊又無潛伏出入之便而復嚴烽燧謹斥堠少  
有警急我則收合餘力據守要害而似前日之寇盜不  
可得矣彼縱來寇如戰處平野獵者感而殺之獲之無  
不利矣二利也至於我軍征進適當農隙丁力有餘者

許隨大軍入討所獲悉付本人是民因私利勇於公鬪  
三利也又令向裏一切蒙古奧魯亦編民間屯使之雜  
耕不惟調習水土可使久居且免每歲疲於奔命之役  
四利也不數年根柢深固使鄂囉軍人倒營而下近則  
雜兩淮之間遠則抵大江之北所謂長江之險我與共  
之矣五利也合無將河南舊有屯田戶計及一切沿邊  
之民盡折絲銀使之輸穀其屯事於山川出沒要害去  
處首為耕墾官給牛畜自辦農具其餘法且一依經畧

司元行然後選近侍為大司農官及內設屯田郎中員外專領其事使通其奏請趣其應赴歲時令按察司或督軍御史按行屯所察其成否而賞罰之不數年田事可成坐收必勝之道矣

論百官集議事狀

朝廷大事有疑似未決者當下百官集議漢故事置大夫專掌議論自兩府大臣博士以下皆得預議以伸已見不嫌以卑抗尊既盡其衆之所欲言然後附以人主

之獨斷此漢之集議有公天下之意也方今品式未完  
法制未定其有可行而疑似者宜遵漢故事五品以上  
官集議闕下各具所見以聞

論宰相兼判兩部事狀

今者吏刑二部官備吏具專一分治是朝廷委任既專  
且重竊見比年以來選法不定刑名無章黜陟遠近多  
徇私情輕重死生致傷和氣宜考定新制使宰相兼判  
兩部以責成效



論立羣牧所事狀

伏見古者將帥以大司馬為官蓋兵以馬為本今冀土  
雖馬之所出然國朝馬政未遑修舉輿臺皂隸皆得乘  
騎駕車拽碾無不驅用一歲之中消耗不少往年雖有  
禁令旋復寬弛甚非彊兵之道也宜養之有素立羣牧  
官畧取唐制以定牧產之法再嚴先禁用壯兵威

論官買輝竹事狀

初見衛輝路民竹緣三十年前百姓培養以至今日俱

係軍民站戶倚仰當差兼已亦數重宣課近年官定四  
六抽分其實中半曩者園戶懇難雖蒙上司定奪經今  
二年未獲明降其竹因斫伐不時往往枯死若以竹論  
通合官拘如日物力與桑麻無異又與懷孟事闕同  
據園畝不過四十餘頃宜買屬官竹使民無永業之思  
官有通行之利亦便民之一端也

論塞絕沁水事狀

竊見今年雨水稍作黃沁北泛決壞武涉縣壩閘北與

御河合流淇門以下槽岸低狹不能吞伏幸不為患兼  
今日隄防未修倘值雨潦大作自衛以東非惟漂沒田  
廬鹽場所在有大可慮者以某愚見將見修閘堰宜塞  
絕之使無後患嘗聞衛土人云金大定二十七年黃沁  
北泛渰沒州城水至浮圖定一級此先事之驗也

論范陽種麥事狀

竊見附京地寒不可以麥而歲用不啻數千萬斛止仰  
御河上下商販以資京畿今范陽去都百里而遠土風

宜麥與稻比之秋田宜令倍種外據荒閒冒占復許諸人開耕驗領畝免地租三年及減半力役亦充實內地之道也如關中古無麥今盛於天下者蓋自武帝始也其種稻事昔北齊皇建中平州刺史嵇暉建議開督元舊被歲收稻數十萬石此境賴以周贍此其驗也督元地在新野縣界

論大作水軍事狀

征進舟師固未嘗闕然可大作一軍召募兩淮黃河上

下等人并南人歸順者兼用其力船艦一依宋法精選  
大將使之專習水戰建以龍驤樓船之號歲遣師出水  
陸並進亦多方悞之之法漢武發會稽闕之策也內  
則浚太液池造為輕舟令武衛軍不時練習又武帝復  
西域而鑿昆明池魏祖之征荆吳闕許西湖是也

論削去科帖俸名

民間科帖標注俸鈔且賦稅從古有之必斂之於民以  
給祿養是恩出於上今者名之科帖由此官闕也是

民自以祿食廩給非出國家公養大恩也宜令削去所謂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

論撫治川蜀事狀

宋人以川蜀號為左臂謂其控制荆湖上流恃

闕

所

重者迄今奄有垂五十年殆天之所以資國朝也先年以來雖行臺院然未聞境土外拓戶口內增蓋經畧撫治未得其人故也以某愚見若有能招集流亡和誘諸羗訓農積穀通商惠工興起便利撫存遺黎文武才幹

忠義方畧者擢以不次許於要害城邑令一切從便行事自非邊城可並者併其差稅課程權擱三年行有實效使世守其土外據諸蠻君長如能率衆內徙亦仰依上施行軍前據獲生口不許贖賣將有夫婦及男女成丁者配合作戶官為給田每稅量納本主稅石如此待以歲月完實富庶以俟他日順流東行之舉猶愈守駐寨柵崎嶇山谷間徒費錢糧終無所益取用弊而已

論普加諸王爵號事狀

古者封爵或以土地或以勲賢然往往遙領不有其土  
未若我朝天恩曠蕩均同雨露實有其封以供湯沐其  
未叙王號者合無推恩普議及依制領降印綬使名實  
兩全以篤親親之義

論戰士有功遷加官賞事狀

士須以氣作氣因利以銳而官爵者國家之厚利也故  
以加級奏遷使兼今後軍前一切戰士克敵有功者合  
無驗所獲首級用誥勅遷加散官以作士氣



# 論西川軍役事狀

西川軍人俱係山東河北山後戶計逐年取要氣力往返五千餘里比至屯所鮮不困乏求其精銳不可得已所謂彊弩之末不能穿魯縞也近聞平瀼軍人已蒙賚寵至於其餘軍戶合無一體定奪亦同仁一視之義也

## 論禁庸醫事狀

國家以民為本五福以壽為先今民間庸醫及僧道等人妄行鍼藥民愚無知一旦委命於手至有父殺於前

子扶於後終不覺悟是庸醫者猛於苛政也以某愚見  
除係官名家者流餘者宜漸行禁止記曰醫不三世不  
服其藥此之謂也

### 論監選典故事狀

監選故事吏部將受除員數及擬定州縣名職單目付  
之監察本官但憑數臨視而已若中間或有資歷先後  
品從高下及不應等事許本官陳告御史即推究根因  
與之改正今者監選合無依舊例施行付之吏部以為

定式

論置官吏空行簿

天下重事無重於州縣得人果得其人臺司何憂不清  
州縣何憂不治今按察司既立請中書吏部具各州縣  
官吏見任姓名為空行簿所至州縣先暗行體察然後  
遍見官吏一一詢考政績得其公廉勤幹者明注實狀  
於簿其衰老無能顯有不治之迹者以朱書書之又有  
雖是常才能專長一事亦以朱書書之其有中人之才

雖別無奇效亦不至敗闕者以墨書書之還臺具奏以聞然後付之吏部使陞斥補充之際可以坐見羣吏賢愚能否不遺一人則天下之才昭然可得已

論益都括出新戶事狀

益都路括出新戶不下萬計俱係貧難老疾分房區丁攢合作戶今秋又值水災比之他路重致苦乏若向前科差必避匿遠竄不幸更值災傷輾轉流死別生事端非國家之利也以某愚見宜令按察司從實除覆果堪

戶計尤宜將恤其不成戶者並聽作貧難收係似為安便

論品官得上封事狀

五品以上文資官如遇赴闕授除據所管路分內有利病當興除者得上封事以聞其條件大不過三小者五事而已正本上中書省副則呈御史臺庶望下情得以上通而無壅滯之蔽非唯稍見人材優劣亦且知任內有無盡心勾當

論立國子學事狀

竊見朝廷選近臣子孫聰明者付之省部嫻習政務或授之儒生講誦書史合無立國子學使學士院官及選通達政務一人專領其事

論嚴禁奸細事狀

方今宋人規畫止是內嚴城守外用偵謀遂得事情預為備禦故師出不能大有利益以某愚見急當禁絕奸人入境將沿邊地面令軍官上下分掌不時巡邏萬一

透漏其當該人員同知情治罪

舉關仲修事狀

銓選刑名最為重事先為選法未詳已搬丁某充員外郎勾當其刑部亦宜選用舊人整理審定竊見在都關某係前朝刑部令史練明法律通達書史年德俱高宜蒙錄用不然取宋故事立審刑號使掌理其事

論交叅戶土著事狀

交叅漫散戶計本管上司差設權府提領招撫總把之

類另行管領中間不無侵擾使失業貧民轉致困敝今  
後似此戶計合無令見任官司收係土著元籍路分推  
送除豁

論立聘財事狀

男女居室人倫之大者也比年以來聘取無法妄增財  
幣使貧家失娶嫁之時今後合無酌古準今定立常數  
庶望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春旱請祈雨事狀



古者龍星見而雩雩者四月禱雨之祭也即日已是立夏氣序乖和暑炎驟作今體訪得自彰德迤北至都去冬無雪經春不雨二麥已枯春種未下至於大興部內雖雨降數次多者不及二寸竊恐蝗旱及成災沴民事之急無重於此據隨路闕雨去處合無令有司擇日行雩祭之禮為民祈穀其於農政實所先務據此合行舉呈

論倉庫院務官除授事狀

舊例倉庫院務皆係流外官除授今者一出人情賄賂其以賄得者取倍常為心其以情得者務賂遺為事以致往往失陷職濫而敗曾無愧惜今後合無依舊例據見勾當人員定立資品依格遷叙使人人以功名為心其弊不革而自去矣

論監選事狀

欽承聖旨條畫內一款節該應合遷轉官員如任滿不行遷轉或遷轉不依格者委監察糾察仍令監選欽奉

如此近委某監選伏見中書省奏奉到聖旨中統三年  
無脚色官員盡行委用據告叙承襲等事省劄亦有定  
例其一切求任官員各有自來根脚及本路總府保申  
文解所當問者升降不等資品不應遠近失當言出事  
定皆在擬注之際今者監選止是引驗臨視解申文字  
中間銓注窠闕是否何由得知若已除人員倘或不應  
有告言者臨時難以折辨亦恐臺官怪問又知得第一  
選係監察梁貞監選將解申人員讀視外驗及將擬定

窠闕亦令看讀今某監選除讀視解申引驗人員外據  
擬定窠闕不令看讀若不呈覆緣今日格法日新某等  
監選亦不當守常而不知變至如亡金故事亦是監視  
注定名數其間公事若有違錯即告監察與之改正又  
念今日最害事者以情破格以私害公照得欽奉聖旨節  
該仍令監選思忖選者一選之事豈有知其前而不知  
其後合無依第一選通知前後事理以望中間不致違  
錯據此合行呈覆

論舉官自代事狀

竊見內外大小官吏務保祿位鮮有以廉恥自厲者正似傭工計日取直縱有彊幹亦為薄俗所移欲求其公勤忠義竭力以報上者不可得已其道正須尚廉恥獎忠勤抑僥倖進恬退如樹私黨取常格叙故舊等事皆宜杜絕今後合無令內外五品以下至七品官比及考滿中間須得保舉所知有才行聲跡顯明者一人以自代令按察司覆察才行確實申臺呈省聞奏如不相應彼

此俱罪之其舉官在任內或有故及任滿闕員即令其人補充茲蓋帝舜九官相讓之法唐朝因之亡金亦嘗行焉今之天下猶古之天下行之於今何獨不可但二三大臣主之當力耳

論修起居注事狀

宜令學士院修起居注逐旋進讀復置起居舍人郎官等官使分掌其事

為收復連海事狀

專委東路統軍司據元曾攻拔連海將士人員令陳說  
當問方畧限以年數專為收復以窺海道入楊州之路  
論定興隸屬涿州事狀

竊見定興新城及自亡金保京畿屬邑况根本所在勢  
無太重合無改正復隸涿州

論服色尚白事狀

國朝服色尚白今後合無令百司品官如遇天壽節及  
圓坐廳事公會迎拜宣詔所衣裘服一色皓白為正服

布告中外使為定例

論百司吏員並懸書袋事狀

在都百司吏人實繁有徒服色既無以別察者又不復知以致往往輕犯禁令今後合無取舊例令吏員等人並懸書袋

論州縣闕解宇事狀

州縣見闕解宇去處宜官為起蓋使有定所及頒降戒諭聖訓書之屏風使朝夕仰視知所懲勸



論器械有常課事狀

器械貴堅彊犀利非限以歲月不能如法西漢至昭宣  
帝間兵甲器仗方得精粹合無隨路置局以常課造作  
物勒工名以考其利鈍令達嚕噶齊不妨本職監視成  
造每月開申功程次第上半年輸納京都

論褒獎公能廉幹事狀

隨路府官有廉幹政聲自民間達聖聽者宜降德音特  
加旌擢

論密院置學士事狀

樞密院宜取唐故事置學士一員選六十以上通達古今曉暢軍事及明時務知地理儒者充之以備顧問叅謀議或有可否許以專達

論今後師出不拘常限事狀

今師出不可以秋冬為期宜出不意使蹂踐田苗不得耕稼以成彼邊困敝之漸亦克國伐羗李靖破梁之策也

論州縣檢括僧道事狀

州縣宜檢括出家僧道不土著等人有以妖術扇惑人衆及造作偽金銀者痛行治罪

論均平秤尺斛斗事狀

書云同律度量衡帝舜所以資治也今民間升斗秤尺有出入之異往年雖有禁令有司減裂竟莫之行今後合無製造法物官為印烙頒降州縣一體施行

論軍官以功贖罪事狀

軍官之罪重積如此宜許以邊功自贖以攻城畧地伐  
謀用間為上以斬將搴旗為次餘驗所獲首級使相當  
其冒名影替之數古人所謂使功不如使過是也

秋澗集卷八十六

謹按卷八十四第七頁後一行集賽岱舊作怯薛  
歹今改

卷八十五十二頁前七行和碩巴爾達噶舊作和  
斜拜答漢今改 十二頁後四行圖魯格舊作投  
魯訛今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崇

校對官學正臣卜維吉

謄錄監生臣袁瑩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秋澗集卷八

七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六千二百四十三


集部

秋澗集卷八十七

元 王惲 撰

烏臺筆補

彈順天路總管祖世傑不合支俸事狀

照得尚書省劄付節該今後官吏辨證私罪但離本職

其祿不給承此今體察到順天總管祖世傑於至元七

年二月為道

闕

大言語公事尚書刑部勾喚本官前來

歸問至當月十七日到部至至元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纔行還府乃本官却將正二兩月俸秩於本路盡數闕  
支了當事屬違錯合驗曠闕月日於本官處以依數追  
理施行

論借貸飢民米糧事狀

竊見益都淄萊衛輝洺磁等路農民因連年蝗旱闕乏  
餽糧自去秋至今春闕食草木至結死中毒病腫自縊  
死者幾於累百其壯者迫於饑寒往往去為盜賊外據  
現闕食者密州萊陽等處二萬九千餘戶西京一路三

萬餘戶上下累申前後十月纔聞尚書省將三路飢民  
分開約量許貸米糧接濟却令今秋還納而上年以此  
等事依例催徵欠數叅詳極有未當者夫張官置吏本  
以為民至如為郡縣者承流宣化牧養元元為本主監  
司者以按治撫察問民疾苦興利除害為務且救荒守  
臣職也今坐視民飢大失所天至於此極不敢權宜畧  
為營救方循守常例行移申詳經由官府數重至於再  
三尚不獲請即救其轉死溝壑之禍誠可痛也又慮任

內戶口流散別致違道虛言安諭隨以隣佑團結保甲不使東西就食他處苟延朝夕以致殍餓死亡逃竄如此是上慢下殘而與有司殺之何異使監司管民等官當位食祿何顏安處民上而以牧養興除為治哉夫邦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宰相者代天理物下遂其宜者也今民急如此理合以哀痛為心猶已飢溺開陳事宜作急聞奏使朝廷曉然知利害所在大發倉廩寬貸鹽法或停罷夫役蠲除差稅重加惠恤以賑濟撫養為事庶

可以上副聖主天地雨露之恩仁民愛物之念不務出  
此視為細微方以借貸還官為事所謂聞荒不救見饑  
不驚者也兼所謂貸糧多有名無實竊恐虛行了無所  
濟且近年以來為百姓貧乏省部雖差官賑濟止是營  
救一時不見遠有安濟弭靜之方以至於此如西京一  
路見闕食者三萬餘戶今許借貸米糧倉斛二萬石約  
戶給七斗家以五口為率日食二小升是僅能支持月  
餘兼山後地寒霜雪早至設或天災依然一月之外不

知復何存活而秋田又無所望此又當慮者照得前宋時每遇水旱飢荒必摘選京朝才幹重臣以體量安撫為職其一切規畫悉以便宜從事如富弼之活青州韓琦之救利益前後所活百有五十萬口足見規為有方雖多益辦況二三萬之衆乎又檢會得金監司條例遇災傷闕食去處有能以物賙濟困窮與民興利除害者按察司保申朝廷酌量旌賞其或今後遇有此等事理許令守臣從長規畫營校更乞將已借米糧即充賑濟

之物外據上年懸欠舊稅截日住徵其於官民兩得便  
濟某今當去職有見不言實為負責合行一就具陳據  
乞御史臺照詳聞奏施行

舉李戶部稱職合特加寵數事狀

竊惟財賦天下之大計民部六卿之劇曹昔李唐一代  
以調度見稱者裴劉二公而已竊見戶部尚書李德輝  
資稟忠純精詳政體夙夜在公克盡所事而又疾邪持  
正吏不敢欺爰自歷職以來實為允稱可謂蹇蹇匪躬



盡瘁於國者也近聞尚書省亦以喉舌得人不許改充  
別職誠然照得唐例如裴劉諸人於度支鹽鐵本職上  
帶中書門下兼同之稱據尚書李德輝官資祿扶理宜  
特加寵數顯異良能以慰中外之望而當國者且復塞  
進賢之責矣

烏臺日事

自至元五年冬十一月  
終至元辛未夏四月

請舉行科舉事狀

竊見科舉事理往年翰林院已經具陳中書省乞聞奏

定擬項者尚書省亦下禮部復有講究條目至今未聞施行蓋未有度其事宜而力為言者伏惟朝廷凡有大小勾當聖意每云尋好人者且好人者大槩解官事識廉恥以公滅私不作過犯之人若科舉事行必須先立學校或人人力學學校者國家之化原人材之大本也但自教育中來人終是通古今解公事知廉恥識名義鮮過犯如此豈非好人歟由是觀之庠序科舉以之育材取士最為急務理合舉行兼自立銓選以來內外郡

官其品從散官俸祿職田子孫蔭序其為寵數亦已不薄至於功能陞賞之科過犯降罰之例又復備具蓋所以磨鈍礪世欲官得其人以之致理故也然取人之道未覩其由應選之人歲有定數謂如目今隨路府州司縣見設正官一千五百餘員槩以中材較之其實良能著稱者少又中間身故老病因罪黜罷及闕員去處每歲極多據格法之外雖有適用長材又不敢枉法叅註一人是應選常調之輩不數年所存固無幾矣若科舉

取人之法於此不早詳定是猶工巧者得製錦之方而無錦可製將何以就裘服之功乎又如儒人戶計委係深通文學者依例免差若此科不立恐不能鏡別是否使屢通文藝之人終身不被其澤而又無路可進得展實用於明時誠可惜也以此叅詳科舉為法以之取人實為公當故歷代因仍雖格制異同終不能少廢此明驗也鴻惟太宗合罕皇帝聖模宏遠戊戌年間以程戌之法畧為施行當時翕然向化所得人材不少據設科

事理既係先朝已行故事理宜追述間奏定奪施行如此則上可以副聖主求賢致理之心下庶幾多得人材大補銓選內外百官之用不然人情急於進用勢利所在僥競成俗若此風一煽治道無由而隆風俗因之而靡尚何選法之有哉故時政所先莫此為重秉國鈞者宜深思遠慮預防其將來之弊則天下幸甚

論職官公私有犯不聽收贖昏的決事狀

古者刑不至大夫禮不及庶人兼爵祿者所以待材能

廉恥者所以厲節行此自古之常法蓋斷不可易者今  
訪聞得尚書省奏擬到一切內外職官如公私有犯不  
聽收贖皆以的決論罪甚非待才能而厲臣節也如此  
則是有司教人以頑鈍無恥集詬之節廉隅不立而當  
職任者既無貴貴尊尊之義且以官徒自處苟日計庸  
而已假如外路一州縣官聽斷民訟其或無理者必諭  
之使遂彼執迷不聽至於再三官偶以怒詈遣出民必  
曰汝雖無私罪猶得以辱詈為公罪是當官者手足無

措為小民者恣得羅織矣兼目今官弱民彊例以援侮把持為事若此法一行官府決不能立上司亦不復制矣論者必曰相臣當罪且受杖責此何所惜是大不然夫相臣受責出自人主一時權斷舊例即非永格體制不得引為後例今欲以的決施之天下必將為常行格法所謂非常之論民必懼焉恐此言一出斷不可訓徒傷天地之恩為國家斂怨之舉耳據此合行糾呈

論重刑決不待時事狀

竊見中統建元詔內一款犯刑至死者如州府審問獄成便行斷決則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案牘繁冗須臾決判萬一差誤人命至重悔將何及朕實哀矜今後但有死刑仰所在官司推勘得實見事情始末及斷定招款申宣撫司照詳宣撫司再行審覆無疑呈省間奏待報決斷至今依上施行理實允當此聖主天地好生之大德雖堯舜無以踰此今訪聞得朝廷諭尚書省今後合打的便打了者合死的便施行者省官回奏



云以前重刑待報俟秋分後斷決為這般儼下多有便  
似淹禁一般今後至如省部問了監察重審無冤不待  
秋分逐旋施行呵怎生聖旨恁道得是一般所聞大槩  
如此設或在京者能然外路何以區處卑職叅詳刑者  
例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謂如明白重刑其  
正犯干連贓伏准服進勘審覆臨案須經歷官府數重  
少者不下半載之上不能一切完備尚慮事情始末恐  
有差疑人命至重無致枉錯有傷和氣故舊例重刑不

限催舉待以歲時欲於三覆五奏之間脫有寃誣庶正  
犯敗露不敢濫及無辜以極哀矜欽恤之意見不嗜於  
速殺也至於秋分後行刑蓋自古帝王體天行道以順  
四時生殺之理此又大不可悖也如舊例決不待時蓋  
所以待惡逆以上罪也今者將一切常犯死罪者數月  
之間案牘稍具止令省部監察審問無寃同惡逆罪犯  
決不待時雖臯陶在上保不能曲盡獄情一無寃濫今  
畧舉近年北京高幹忽乃婚銀延壽奴將隨逐妻家驅

男長壽轉賣上都民家在後事發到官以殺害驅男自  
誣又經中書省審明官審問無冤至將延壽奴作死罪  
斷訖一百七下及將妻高氏離異既而驅男以親書達於  
部使乃知本人誣服本道按察司方為改正以此叅詳撫  
楚之下何求而不得兼法者天下之公並非倉猝間所  
可擬議伏惟尚書省總持紀綱號令天下命之安危民  
賴一言之所繫誠當審量事宜集議允當可為永格者  
而復更改聞奏以救既往則天下幸甚據此合行舉呈

高唐州州尹張廷瑞稱職事狀

今體得高唐州州尹張廷瑞自到任以來甫及期年五  
事可稱一方受賜蓋其人彊幹有為廉能素著凡所興  
除率先律已如待僚佐以禮束胥吏以法勸課耕桑裁  
抑游惰宣明教本則首興學廟拯濟羸劣則課習醫流  
井井有條吏安民便而又曉暢軍機勇於臨敵向軍虎  
嘯以肅邊聲今尹齊西號稱治最誠有用之全材一時  
之良大夫也理宜聞奏擢置監司不然百里之地不能

盡其所長為可惜耳據此合行具呈

請立登聞檢鼓院事狀

竊見一等狂妄小民若無冤抑如婚姻田宅戶門等事  
往往輒便接駕唐哭聖主愛民心切以為事重致使聖  
顏未嘗不為之動其唐哭者必奉將勅旨令有司理問  
然後退去則是萬乘帝王之尊下行有司之事萬無此  
理臣下能不駭懼合無建立登聞檢鼓院如有指陳軍  
國大事朝政得失大段冤抑累經訴理未獲辨明或事

之機密者許令投進以聞如此使天下冤抑之情得以  
上達而朝廷尊嚴之勢彼狂妄小民亦不能咫尺輕近  
論立司諫等官事狀

蓋聞朝無諍臣則不知過國無達士則不聞善至於諸  
侯卿大夫士庶人皆有諍臣諍友則國安而令名可保  
矣况萬乘之帝王歟伏見朝廷近年以來雖或事小情  
有似重者天威震怒出於一時輒至不測欽惟聖慈隨  
復追悔以至有失常問如何無人題奏來所聞大槩如

此今憲臺雖立或有所論執卒不能上達得開陳利害於前合無選近侍重臣輔以剛正儒者使為司諫等官如此則聖益聖而明益明且免夫既往追惟之悔天下幸甚

論職官子孫試補省臺院部令史狀

照得舊例皇家總麻以上親及曾任宰執之子聽試尚書省令譯史皇家祖免親及宰執孫並弟若三品以上職事官之子弟及終場舉人聽試臺院令譯史其散官

五品以上職事子孫兄弟皆聽試部令史譯史及侄或散官不及五品曾任五品子孫兄弟皆聽試部令史譯史通事竊見朝廷近年將大根脚官員子孫分付都省臺院習學政務此正前代宗室宰執職官試補之意也至於宗室子孫不敢輕議如宰執職官弟侄理宜舉行蓋宰執職官子孫弟侄終是有門地大根脚中出來人其所聞所見無非宦體時務有所顧惜且不急於財賄此最可取者今後合無酌準上項格例限以歲月試驗



克堪相應之人令於省臺院部與吏員相叅勾當實為  
兩有便益且吏員職掌文字皆係國家庶務刑政機密  
動關利害自非守慎公幹者鮮不害事若以宰執職官  
子孫相叅勾當驗事務輕重上下分掌使遞至琢磨長  
短相補持體倚辦各有所司豈非兩有便益者哉為吏  
員者漸磨既久務知遠大聲迹漸好易其鍛煉積習之  
心為子弟者通曉政事一適於用革去驕惰侈靡之氣  
不數年使朝廷之上備任用者比皆良能公正閥閱素

宦之人將見私已門下僥倖泛濫之弊不革而自去矣  
舉都事馬甫并選用儒者事狀

竊念臺之為司不同省部職掌上所以肅朝廷之紀綱  
下所以正百官之邪僻至於軍民利害刑政得失皆得  
糾而繩之故一臺綱領必須擇得其人使內外官府動  
或過舉則曰有某人在恐不宜然可也又古者用人唯  
出至公雖父子相舉兄弟同臺官府有舊皆不以為嫌  
如或不才抑濁揚清正臺司之職耳竊見都事馬甫性

詳靜嫻吏事凡所論議務先大體以儒飾吏者相參勾當方為允稱不致事務差謬為外望所易

論陳提刑改除不宜取解由事狀

伏見尚書省奏擬山東東西道提刑按察使陳祐簽中興等路行尚書省事就令本司取無粘帶解由前來參詳見設按察司五道據祐忠直剛果毅然有為脫略苛細務明大體凡所興除民安吏畏風采所加百城震肅以聲迹比量最為稱職兼山東東西阻山負海地廣物

衆連年蝗旱軍民不安所仰祐等以之鎮靜今祐所除  
名雖相別其實左遷若向前代官苟非其人是一道監  
司殆虛故耳憲臺理合開陳可否以之執奏別議選注  
外據取解由一節照得舊例凡省除官例除者止是給  
據別無取解由體例且按察官係朝廷耳目之使以按  
劾糾彈為職不同州府掌管事理今也擠同有司一例  
取解由赴省似為非體乞一就定奪據此合行舉呈

論五品以上官殿授事狀

訪問得舊例五品以上官得除者殿授皆奏請六品以

下官於嚴祗門授而無謝禮今者內外大小官員其宣命勅牒皆於中書省授祇受似有未當者且三品至五品官僚職掌難分內外俱係國家係重臣子而朝廷誠不可不察視其人之邪正能否也昔唐太宗將都督刺史姓名疏於屏風欲坐卧觀覽得善惡之跡註於名下以備黜陟至玄宗將已除職官延之內殿詢訪治道然後諭遣至人人感激莫不各以名節自奮故貞觀開元

之治號稱隆平今後合無將五品以上官員盡令陞見祇受宣命使人人躬被恩寵於朝抑且革去僥倖非分之徒外據六品以下官員且於中省私受權宜門授之制如殿廷定立然後別議施行

論貧難軍合從所屬定奪事狀

竊見天下新舊軍戶極有生受難以應當者如貧難年老單丁女戶消乏者是也至如新簽軍人近年上司畧行分檢難易不堪者却行收係為民二千餘戶況在前

年分舊軍中間年老單丁女戶消乏貧難數多獨不分  
間優恤何事情一體而舊軍偏重如此蓋有司之不省  
故也其最可傷者如貧難等戶往往陳告經年累歲乃  
無投向如告到總府府司止備申兵部部即曰非我當  
問即行下令申台屬本路依准申覆樞密院院即曰我  
主調發但恐闕少正數而已仍散押入案亦別無定奪  
叅詳雖使貧難軍人無所控訴而軍前氣力亦不濟用  
是軍力又難上下既無分解兩相耽悞今畧舉懷孟路

舊軍李用姚三秦義等三名俱各單丁年八十餘歲無人供給逐日沿營乞食應役向申樞密院不蒙明降其秦義近於軍前因病身故本路又將李用等二名申詳兵部又行下令申合屬別無定奪此明驗也今檢會到唐制健兒在軍皆有年限更來往為煩勞敝又諸軍鎮量閒劇利害置兵防健兒於諸色征行人力及客戶中召募取丁壯情願者充健兒常住造局者每年加常例給賜兼給永年優復其家口情願去者聽至軍州各給



田土屋宅人賴其利中外獲安是後州郡之間永無徵發之役又舊例諸軍健年六十者罷役如秦義者八十老人使之守戍禦敵何所賴其勇健哉今後合無應貧難軍人陳訴許從合屬受理定奪勘當的實准復寬減差役或別議優恤庶免致靠損人難進退無據不然請依分間新軍體例將貧難極生受者亦從長定奪似為安便外據闕少合補之數官為召募情願者聽仍優復其家口遇有戰功普例給賜如此可以收壯健而活疲

民其為惠恤小民豈不倍於尋常萬萬也據此合行舉呈

薦臺掾趙文昌事狀

竊惟臺之為司以禮法繩官邪用儒術飾國事近世以來文學之士專尚才華少諳吏業一旦從事鮮克有為苟有盡心誠可嘉尚竊見前濟南副提學趙文昌自為臺掾彊幹有稱夙夜在公精研政事以儒有飾吏之材養氣負嫉邪之志求之等倫誠難多得今去繁居簡明

見甄獎若臺司將來闕員如文昌者誠宜推用必能不負所學克堪所任儻升霜簡之流尤免素餐之誚某今當去職有見不言實為負責據此合預申薦

舉左丞姚公克經筵等職狀

伏惟朝廷凡有大政大議必須清問故老茲蓋詢諮黃髮恐有所愆之盛意也竊見前中書左丞姚樞潛邸舊臣中朝元老生平以聖學為心輔政多嘉謀入告近發南省為衆牽持罔伸所懷今年雖耆艾精力未衰謀猷

論議足有規為未宜閒退使後事功至於侍講經筵監  
修國史保傳儲闈承旨樞密實為克堪負荷必能進盡  
忠嘉有所廣益兼翰院集賢等員如許實二公者已蒙  
恩眷如有此體例合行舉言者伏乞憲臺詳照施行

論衛輝路不宜通管竹課事狀

竊見衛輝路見管竹課據所該地面懷洛嵩汝唐鄧徐  
邳益都泰安等處方圓萬有餘里其實難以勾赴今止  
令衛輝總府並隸管領恢辦課程不致虧允失悞叅詳

極有未便者蓋衛輝路分微小當四衝驛程民訟課差  
諸軍輿魯一切課程等事比之他郡百倍其劇今又將  
諸路竹課並令管領雖極慮盡心勾當決有力所不及  
去處又緣竹雖官貨實係經商交易不問商稅認辦宣  
課事體至於斫伐有時搬運有法價值低昂使官民兩  
便自非通知貨殖善於理財者鮮能首尾相應彼此皆  
辦兼上項有竹地面必須差設監司巡竹等官吏又令  
聽受本道節制前去各路營運其間交關往來其路分

既平牒衙門而監巡皆差委客寄少有蹉跎輒成沮阻  
與其廢力如此何若各令所在總府兼行管領以為長  
便又照得濱樂清滄解鹽依舊專設司事恢辦合無將  
上項竹課亦另行設立監司同鹽場一體管領勾當庶  
氣力專一終是易為責辦今省部若不如是從長別行  
定奪將來衛將官府不惟因此負累其所辦課程倘有  
虧兌失悞深係利害據此合行舉呈

儒士楊弘道賜號事狀

伏念高尚之士何代無之國家必遂其素志賜以處士  
先生之號蓋其材學節義可高足以勵薄俗而敦風化  
故也竊見益都路耆儒楊弘道文章德業師表一世至  
於賊壇頃年徼功經營海道欲遂奸計先生預有所見  
發為歌詩聲言不可今行年八十有三窮居守道垂老  
丘園誠天民之先覺清時之隱逸也合無照依莊靖李  
公恩例乞賜處士先生之號以表其康節且令本路歲  
時常加存恤

請職官依舊三十个月遷轉事狀

竊見即日到部聽除職官緣員多闕少填積停滯人數以致進退兩難有礙銓調似失材能樂於從政之望深  
有未便者至如尚書省奏准令大小職官皆以六十月  
為一考蓋出一時權宜本為收拾戶計等事恐考限短  
促中間不能盡心勾當而已近聞隨路戶口事理已是  
檢括版籍見數別無隱落若止擬六十月成考歲月既  
久則官府人情不無厭怠輕易之弊又於選調有所窒



礙據一時之制似宜復舊合無聞奏復依舊例三十月為滿考選調或得通行庶官免致閒曠實於官民兩得便當

彈劾劉汝翼事狀

今體得知中路教授劉汝翼今月初七日於崇孝寺與提學楊榮因議事間用言侵犯遂將楊榮輒行毀詈及攬捽髯鬚至於脫落却行私下勸和叅詳教官為人倫師表宣明教本訓導生徒為任乃劉汝翼者兇悍荒酗凌

犯官長為細人所不為既傷儒風大失士體使京師首  
善之地何所矜式遴選師儒以代其職據此合行糾彈  
論隨路闕員及未到任官員事狀

竊惟張官置吏本以為民官得其人員不曠闕庶得民  
安事辦今體察得隨路見闕總管八員正從七品二百  
七十餘員兼州縣省併以來所轄地面極有寬濶去處  
加以蝗旱大作民心嗷嗷似為未安况京兆平陽太原  
濟南等處皆係重鎮尤不可闕員勾當合無遴選才德

兼備素為朝廷所知者掇注總管及州縣被災重處員  
闕多者省部從長講究於見守遠闕官力選摘或令內  
外五品以上官辟舉廉幹相應人借注補充勾當又知  
得四月中受除官員已踰兩月尚有未到任者五十餘  
員亦當作急催督別議究治不然竊恐中間規避致悞  
一方事務又於國家法制有所減裂合行一就舉呈  
為起蓋良鄉縣南留里河橋梁事狀

會驗中書省條畫內一款該若有利害可以興除者申

臺呈省遵此竊見中都係迤南四方官員客旅朝會經  
行驛程正路近體知得良鄉縣南十三里有舊來經由  
留里河橋官道南至涿州六十里兵革以來橋廢不行  
目今靠西由繼陽套遶轉至涿州七十五里若經夏秋  
河水泛漲寧泥虛陷致使鋪馬客旅來往生受兼繼陽  
套地形卑下村坊遠窺接連溝澮屢常失盜深為未便  
竊詳若依舊起蓋留里河橋道不惟道路高平徑直使  
鋪馬客旅往返近三十餘里又免水潦寧泥盜剪之患

官民實為兩便伏乞御史臺備呈中書省行下相視起造施行

益津縣尹張英非違等事狀

今察到益津縣尹張英自到任以來甫踰兩月其逐節非違為私蠹害等事開具於後據此合行糾彈

一縣尹張英到任及今兼掌尉印凡失盜三起明有窟穴顯跡不即督勒弓兵嚴限緝捕却為擗問失盜李鄭二家親屬及勒要訖事主王伯英自願不

行申告文狀其縱滋盜賊以有為無匿而不申度  
其主意止恐不獲停罰月俸本縣民心因此失望  
其張英字民之官務在肅清所部盜賊消弭方為  
稱職今所行如此非唯違錯實為以私滅公

一前益津縣尹張文郁主簿李璋使訖鹽折粟鈔三  
十餘錠其張英明知前官侵使官錢不即依理舉  
問又不正約本官申明使州知會於九月十九日  
反行送出還家去訖及發下馬駝一千餘匹已悞

料粟纔於十月初十經隔二十餘日不由所管上司擅自赴府而越言上說稱前官張文郁並不交代往豐閏去訖乞勾追發下依理交代及總府退訖月申縣解却就都於州司吏李讓處詭取本州空解依前申覆切詳上項事理非惟失悞支持事屬欺罔詐冒兼張英係監臨之官知代官有犯故不舉問送令還家其徇私害公孰甚於此若弗糾治竊恐因而循習別生事端所據前項事情就問

得州吏目王文進司吏呂仲榮與所察相同

一霸州益津縣分俱該河流陂浸地面其驛程係山東要路中間津梁最為急務又照得省劄修理橋道事明該簿尉闕員委自己上正官兼管及令長官檢校其縣尹張英將本縣合修橋道堤口畧不省問止委弓手盧得用管領工役致使人夫逃散冬月寒冷修疊不能了畢使經行人員罷役城夫及發下馬駝蕩涉水水人幾有漂沒者就問得縣



達魯噶齊錫刺卜丹吏目王文進與所察相同其  
於公不幹違錯怠慢如此不可臨民

一守令百里寄命苟非其人則一方被害其張英性  
荒嗜酒昧於事體又乘酒縱暴不居公廨將公使  
人符首領等非禮毆擊致有逃避之者及本州行  
下事理如橋道見禁等事往往違拒輟不申報至  
於縣司所行或不應者典吏報覆畧不聽從恃賴  
曾為部掾蔑視上司如委棄尉印令弓手張典掌

管將錫刺卜丹私已人拉薩哩為巡捕抵侍官見  
於煎茶舖勾當其恣意亂行如此致將公務室塞  
兩耽非止一事兼張英前任唐縣其部民告發不  
公等事上司未嘗歸結不審緣何依前遷除益津  
縣尹勾當合無一就究問

彈左巡院官休和趙仲謙事狀

今體察得趙仲謙於至元五年十二月內詣中都左巡  
院告王四打死妹趙喜蓮事其郝警使馬警判蕭典史

提控張仲禮將被論人王四不行撲捉到官及在都見有干證人亦不勾喚虛調行遣及將潞縣取發到干連等人並不與元告被論當官對問縱放還家其事主趙仲謙見為巡院故意遷延再行告到總府并右三部行下巡院其巡院官吏正是依前虛調行遣並不理問却於今年二月二十日有郝警使沈警副等當廳公然省會元告被論人等與限二日勸和了者竊見巡院係京畿親民正廳務要禮義興行肅清所部據前項違錯事

理合行糾彈

為添科南京不任差戶事狀

竊見南京路兵興以來百色所須盡出民間如挑河運糧和買和糴採打木植造作船隻器甲等事三年之間畧無寧息加以蝗旱相仍物價湧貴其被災去處至今有關食者而賑濟天恩又不霑被中外嗷嗷財殫力困已是生受又即日虫蝻比之去歲滋生極多近體訪得今歲將本路新收二萬四千餘戶盡行添科差發須管

不失元額却緣照得上項戶計內一萬餘戶俱係交叅  
重抄老疾不任差下戶竊恐緣銀一出別致逃竄將閃  
下差發必灑於現在戶數可敷元額如此是百姓重併  
轉增困弊兼目今襄漢未下攻取之本首仰湖南據已  
困之民為國計者誠宜深慮撫摩存恤得小利為易固  
邦本為重合無欽依近奉聖旨減免益都差發恩例再  
行勘當堪與不堪從長定奪聞奏施行據此合行具呈御  
史臺照詳施行

為除豁河南屯田戶差發事

竊見河北路分新簽軍戶省部將元當盡數除豁了當  
今體知得南京路屯田戶計相近二萬方其絲銀止除  
訖正額餘尚趨下數目却令現在民戶包納即日本處  
軍馬調度百色所須民力已是生受更將額外絲銀敷  
納竊恐靠損不安合無依見起新軍差發一體除豁以  
望百姓蘇息不致因而重困

為劉古納打魚事

竊見雄霸武清等處魚官劉古納所管專一打魚人戶七十六戶每年納魚二千餘頭自去年納至五千四百餘頭比舊數增一倍之上儘供官司用度今體知得歲納魚數增至萬頭竊詳雄霸等處俱係河泊斥鹵地面其間貧難人戶別無營產止仰捕魚為生應當一切差役又兼依例認辦課程其古乃每年以民間抽分魚貨已是侵擾今來本官為增數及萬陳告上司將應有河泊盡拘屬官禁絕諸人不得採捕就問得魚戶趙知事

與所察相同若依上項所告不惟下奪小民衣食而於  
國家賑恤貧難之意大相乖違又兼天地生物有數歲  
取萬頭不幾於竭澤乎據古乃所請理宜裁抑合行舉  
呈



秋澗集卷八十七